旁白:

清晨醒来，我站在洗手台边刷牙漱口，心理仍想着昨晚的事。

昨晚，查理苏说要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。

比起走既定流程，申请药物重审，它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扩大舆论，自下而上地产生影响。

当然，前提是准备阶段一切顺利，发布会博取到足够多的关注，多到与DEA有关的势力——无论是Novaten、医院、药监局，都无法插手的地步。

笃笃——背后传来两声敲击，我转过头，这里是正斜靠在门上。

查理苏:

想不想听听我的一个发现？

我:

什么发现？

查理苏:

Pristine的主理人小姐再在洗手间里待五分钟，就会上班迟到。

如果她因此被扣了全勤奖，会很难受。她难受，她的未婚夫就会很心疼，所以……

我:

啊啊啊啊啊，你怎么不早说！

旁白:

我正要夺门而出，却被查理苏拉住了，带薄茧的指腹在我的脸颊上蹭了蹭，抹掉一截牙膏沫。

查理苏:

所以我想告诉她，别为昨晚的事烦心，也别把DEA当做自己的责任。

她有自己的生活要过。

旁白:

他笑了笑，在我的注视下，随意地捋了一把头发。

然后，朝我扬了扬手里的车钥匙。

查理苏:

要搭个便车吗？

旁白:

将我送往公司的一路上，他指给我看家门口新开的冰激凌店，又提醒我不要错过公司楼下的梧桐树上，新搬来的麻雀一家。

他也说了发布会，夸张地说要准备的东西像是山一样多。

合适的场地、联系媒体、将实验数据整理得简单易懂、寻找人证物证、写精彩绝伦的演讲稿……

他一一细数着直到我听得目瞪口呆，才很不给面子地笑出声，说这些他都已经考虑好了，就是吓吓我，营造英雄登场的感觉。

只是我没想到，他的行动竟然那么迅速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在光启市最大的传媒港与电视台谈完穿越系列的广告投放，找了家附近的餐厅吃饭。刚点完餐，旁边伸过来一只手帮我付了款。

？？:

不用谢，一切开支都应该让男人来。

旁边:

我转过头，早上才刚刚分别的人，又一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

我:

唔，算抵押房租了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有没有人说过你不解风情？

我:

总共28.3。

查理苏:

那不是你点的太少了吗？你点28万，我照样刷卡。

我:

可恶的有钱人！

查理苏:

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。

我:

？？？我说的明明是你。

查理苏:

我们未婚夫妻间不分你我，那个成语怎么说来着，蛇鼠一窝还是狼狈为奸？

我:

这都是贬义词。

旁白:

他的笑容里有狡猾的味道。

查理苏:

不能用啊？

我:

不行，换一个。

查理苏:

那就臭味相投？

旁白:

我想给他的嘴巴加个封印，刚伸出手，就被他拢住了。

查理苏:

那只剩最后一个了。

我:

什么？

查理苏:

天生一对。

这是你挑的啊，不接受驳回。

旁白:

他一脸得逞的样子，任由我对他“拳打脚踢”，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。

我:

说实在的，你一个外国人怎么对成语这么了解？

查理苏:

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全科都是满分。

我:

真假的？！

查理苏:

现在才发现自己捡到宝了？我的气质不明显吗？

我:

说实话，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以为你是那种胸大无脑、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……

查理苏:

……算我求你闭嘴，行吗？

旁白:

这场成语大赛的较量中，我终于成功扳回一城。

我们找了个靠窗边的位置坐，查理苏自然地顺走了我套餐里唯一的甜品——一小碗芋圆。

我:

你今天在这边干嘛？

查理苏:

来请几位记者朋友，参加不久之后的新闻发布会。

我:

你在光启还有做记者的朋友？

查理苏:

还不少呢。

我:

他们同意做报道了吗？

查理苏:

没有。在我来之前，他们已经被严令禁止做这个报道。

我:

为什么？因为有人不想让这些被看到？

查理苏:

这个时代媒体就是传声筒，是“他们”的嘴巴，由嘴巴说出的话，大脑早就审核过了。

当然也有一种原因是怕造成恐慌，所以先压着不报。但可能性很低。

我能理解。不想得罪一些势力，拿前途和命去赌，正常。

我:

你好像很了解媒体人的心态？

查理苏:

以前做过实习生。

我只做过很短的时间，但那个时候认识的前辈，有两个因为追踪新闻意外去世了。

真相是会害死人的。

旁白:

他说得轻描淡写，我抬头看了他一会儿，夹起一只芋圆送到他嘴边。他怔了一下，张嘴吃了。

我:

那接下去……

查理苏:

我会再去找一些愿意冒着危险报道的人。

总有人想要曝光量或者良心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我都欢迎。

旁白:

我点点头，希望这样的人多一点，希望他们最后会来，也希望……他们平安。

与他的这次偶遇纯属意外，大部分时间，查理苏行踪不定。

有时候，他在另一个国度的实验室里，接他电话的可能是一位叫做克勒曼的研究人员。

他会告诉我，查理苏正在沙发上小憩。

克勒曼:

但他叮嘱过，未婚妻的电话打过来一定要接，否则回家要跪搓衣板。

我:

？？？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？

旁白:

有时候，他奔波在医院的资料室，药房或者病例库，寻找名单上受害者根据医嘱，拿取DEA的证据。

每到半夜，我的手机收信系统就会变得尤其活跃。查理苏天南海北地与我聊天，不聊过零点不肯罢休。

查理苏的消息:

医院的档案室绝对是最适合拍鬼片的地方，没有之一。

我的消息:

嗯。还有五分钟就凌晨十二点了，这时候阴气是最重的。

查理苏消息:

未、婚、妻。

我的消息:

干嘛。

查理苏消息:

怕你想我了，来打个五分钟的电话。

旁白:

还有的时候，他会去各种公众场合，调取所有与受害者有关的监控录像，记录他们的服药周期。

监控录像很长，几十个小时中，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可以成为证据。我提出要帮他看一些，他偶尔同意，大部分时候只是抱着我，“强迫”我在他怀里玩手机。

有一天他回到家，身上多了海风咸腥的气息。

深夜，我到厨房倒水。查理苏就坐在客厅里，对着电脑屏幕上黑白的船坞录像看得目不转睛。

我:

查医生，还没休息？

查理苏:

借我充会儿电。

旁白:

他拉着我坐下，当我靠近他时才发现，他瘦了许多。

平时还看得不那么分明，在昏暗的顶灯下，他的脸上有着石块一样尖锐的阴影。

他用手臂环住我，让我靠在他的胸口。

我:

现在电量是多少了？

查理苏:

大概3%。

我:

这么少，那你充完要多久啊？

查理苏:

不长，也就一辈子吧。

旁白:

我轻轻捶了他一下，他笑起来，胸腔微微震动。

电脑桌面上，存放原始录像的文件夹已经被清空了。

它们逐一被剪辑好，移到了各个以受害者名字命名的文件夹里。但能够找到的录像，比之庞大的受害者数目，仍旧寥寥无几。

我:

这些够吗？

查理苏:

开一个博人眼球的新闻发布会，够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将下巴轻轻搁在我头顶。

查理苏:

但还不够真正说明什么。

旁白:

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第七天，查理苏开始走访DEA的受害者，尝试请他们出席发布会，或者至少留下口供。

第一个人，我们是一起去的，是刘景明的母亲。

小卖部里燃着香，她反反复复地问认识的每一个人，相不相信她的孩子没有错。

查理苏将刘景明的用药记录和就诊记录交给老人。

上面的每一个时间点，他都为她讲得很明白。

查理苏:

出现症状后，他跑了医院很多次，说他签过器官捐献协议，主动要求做心脏CT。

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。

旁白:

老人的眼睛早已深深下陷，就像一口马上要枯萎的井。

刘景明母亲:

你相信景明没有犯错……

查理苏:

他没有错，错的是那些想要蒙蔽真相的人。

旁白:

干枯的井里渗出水流，老人捧着查理苏带来的资料，站在早已燃尽的香炉面前大哭不止。

然后是第二个人，第三个人，第四个人……工作之余，我们穿行在光启市。

与此同时，那本报告书里的名字还在不断增加。公司里，也时不时有同事拿出DEA的药瓶。

我总会装作不经意地加入大家的闲聊，将查理苏写的公众号推送过去，讲一讲我曾见过的病例，最后郑重告诉他们，副作用这种事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。

有些人被我说动了，也有人在背地里谈论我，说一个设计师，最近怎么像个药贩子，天天管别人吃什么药。

但无论如何，我的状况比起查理苏，已经要顺利得多了。

受害者或者家属大多愿意向他倾诉遭遇，但提及发布会、证人，他们便警觉起来。

查理苏不逼迫他们，但他们想要找人聊聊的时候，在医院求助无门的时候，他总是在的。

又是一个黄昏时分，我们刚刚结束了一次拜访，靠在街心公园的树下，看小鸟蹦来蹦去，这是查理苏教给我的方法，用来缓解无法消化的负面情绪。

忽然，查理苏的手机响了。他接起来，表情变得严肃，只说了简单的几个字就挂断了。

查理苏:

有人想和我们聊聊，说他的家人是DEA的受害者。

我:

他在哪里？

查理苏:

第一人民医院停车场，一辆深蓝色的轿车。

旁白:

这是第一个主动联系我们的人，我们立刻赶往医院。

深蓝色的车子果然停在那里，车身已经很斑驳。

我们走进了些，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男人，正盯着前方医院的招牌发呆。

查理苏敲了敲窗户，男人回过神来，探身给我们打开了车门。

男人:

进来吧，里面说。

旁白:

查理苏坐在副驾驶，我坐在后座，车厢里弥漫着浓重的香烟味。

男人:

查医生。

查理苏:

你认识我？

男人:

认识。光启第一人民医院的查医生，你从来不给患者开DEA。

陪我老婆看病的时候，听医院里其他病人说的。当时我们还帮着他骂你。

旁白:

男人笑了笑，笑里带着嘲弄。

我:

你的太太现在……

男人:

走了，半个月前走的。

我:

抱歉。

男人:

没什么好抱歉的，走了就是走了。

查理苏:

我们有什么能帮你做的？

男人:

你是今天第一个没跟我说节哀的人。谢谢。

查理苏:

这句话大多数时候都没什么用，不如发泄一场。

男人:

我叫你们来，没叫错。

旁白:

男人拿出一根烟，踌躇了半天，没有点，目光紧盯着我们。

男人:

我听说你要开发布会。我家的事情，你们会在发布会上说出来吗？

我:

如果你愿意，我们会的。

旁白:

他呼出一口气，似乎陷入了回忆，开口有些滞涩，渐渐的讲述才流畅起来。

男人:

两个人大学开始谈恋爱，出了学校工作、结婚。

今年年初，因为电器爆炸她手臂受伤了，去了医院，还做了植皮手术。

医生说没法完全恢复，但只好好好调养，能正常生活。

但很不幸术后感染了，一直发烧，流脓，痛的躺在床上流眼泪。

旁白:

男人的声音里带着哽咽。

男人:

治疗后医生就给我们开了DEA，一开始很有效。

可吃了半个月，淋巴肿大，心肌炎什么都出来了。

但当时我们都以为是又感染了，想着明明好好护理了，怎么还会这样……

旁白:

怎么会这样，不知多少人向我们问过这个问题。

男人终于流下泪来，查理苏沉默地取出纸巾，递给他。

他道了声谢，手颤抖着拿起手机，给我们看里面的截图。

男人:

这阵子我去了电视台，拍短视频，发帖，可都没有用。根本没多少人相信我。

他们都说DEA是好药，是我疯了，在博眼球博关注。

查理苏:

DEA是无罪的，有罪的是人。

旁白:

我这才注意到，男人身边散落着许多印有“DEA”、“血债血偿”等字样的传单。

有些踩上了脚印，有些被撕掉了边角，还有些被黑红的颜色浸透了。

查理苏拿起一张，认真地读完，男人看着他的动作，将纸巾攥得越来越紧。

刚才他的眼睛里满是疲惫与迷茫，现在却亢奋得厉害。

男人:

你们真的会把我太太的事公布出去？如果我不去现场呢？

查理苏:

会的。只是更希望能由你亲口说出来，那样的可信度也更高。

旁白:

男人咽了一口唾沫，声音嘶哑，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。

男人:

只要是被DEA 害了的人，你都会公布出去？

查理苏:

只要是与DEA有关的事，我都会公布出去。

男人:

你发个誓，发一个，我就相信你。

旁白:

查理苏举起一只手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但男人似乎已经很满足，发出几声歇斯底里的大笑。

离开前，我带走了一张有些破损的传单，小心对折之后，塞进了口袋里。

走出一段路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那个男人仍旧坐在车里，一动也不动。

交谈时他的种种表现，都昭示着他的精神状态并不好，我不免有些担忧。

像是知觉了我的想法，蓝车的灯亮了亮，很快打了个弯，在我与查理苏的注视下，驶离了停车场。

我们继续向前走，医院门口站着一位拉横幅的阿姨，她也是我们曾经拜访过的一位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看那个阿姨，我们之前拜访过。

旁白:

横幅上写满了对DEA的控诉，但当时我们上门的时候，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出席发布会的请求。

查理苏:

这个月她几乎每天都会来医院门口，我找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我:

可惜她不信任我们。

查理苏:

他们都有自己的办法。

我:

很辛苦。

查理苏:

嗯，媒体的路堵死之后，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了。

旁白:

靠近医院的大楼，灯照更凉了一些，我翻开刚才的那张传单，想要好好地读一读。

一股细小的寒凉沿着指尖蔓延，我险些没有注意到，但这些日子我对于天赋的感应愈发敏感。

眼前闪过支离破碎的画面——暗沉沉的灯光下，男人站在凌乱的厨房里，一下一下地磨着手中的刀。

我:

！

旁白:

我情不自禁地捏皱了手中的纸张，抓住快要消逝的画面一角，用力探查下去。

男人将这把反复打磨的刀装进刀鞘，揣在怀里，驱车来到医院。他站在医院大厅的医生墙跟前，目光最终停在了付明医生的相片上。

然后他又回到车内，给我们打了电话。我没有时间多想，拽住查理苏的袖子。

我:

查理苏，刚才那个人带着刀，他可能要做点什么！

旁白:

查理苏深色变了，转身朝停车场跑去，我也紧随其后。

开车走果然是个假动作，那辆蓝车又停回了原地。这一次我们没有打招呼，直接拉开车门，坐了进去。

对方似乎并不意外，甚至没有费心阻拦，那把锋利的刀就在他的手里，刀刃泛着寒光。

查理苏:

你想做什么？

男人:

查医生，你说得没错，DEA是不会犯罪的，犯罪的是人。

给我老婆开药的医生，想要堵我嘴的医生，他们全都有罪。

旁白:

开药的医生，指的应该就是付明。查理苏仿佛也意识到了什么，眼中有着浓重的悲哀，他指了指男人手中的刀。

查理苏:

你这样做，她不会死而复生，更不会高兴。

男人:

我知道，等到了那边，我会跟她解释。麻烦你们带我的尸体去新闻发布会。

旁白:

话音刚落，男人跳下车，在我们反映过来之前，锁上了车门。

他最后看了一眼我们还有地上的传单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查理苏拉扯着副驾驶的车门，这辆车看似老旧，却像是被改装过，任凭他如何用力，都没有一丝一毫摇动的迹象。

我在车内搜索，没找到任何可用的工具，但我还有天赋，即便车窗玻璃也是特殊的，也可以一试。

我:

查理苏，我现在把窗打破，我们马上追过去！

旁白:

我在掌心凝聚力量，示意他躲开，查理苏怔了一下，忽然笑得很满足。

我:

你笑什么？我真的可以。

旁白:

他点点头，用一个别扭的姿势把我拽进怀抱里，拉起外套，用柔软的布料罩住我们的头。

我对准车窗边角的一点，闭上眼，释放团聚在手中的天赋。

查理苏:

我未婚妻真厉害。

旁白:

比想象中要小得多的爆破音里，掺杂着他带笑的声音，雨点一样的东西落在他的外套上。

我睁开眼，查理苏已经轻巧地从车窗翻了出去。

他顺手清理了玻璃碴，将我也接了过去。

一落地，我们便飞速向医院大楼奔去，走人烟稀少的货梯，径直赶往烧伤科的诊室。

男人就等在诊室门口，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人来看诊了，他徘徊在空旷走廊里，像是一只困兽。

远处的楼道里传来付医生的声音，他的手伸进胸口。

查理苏的动作却远比男人要快，冲上前，牢牢握住了他的手腕。

男人已经捏住了刀柄，却无法甩脱刀鞘，手腕又受制，只能凭借身体左冲右撞，奋力反抗。

只是他撞向哪里，都像是撞到了一堵空气的障壁，柔软却不让他能真正地前进。

一声巨响，两个人缠斗着倒进了楼道边的工具间，门上挂着的铁锤、螺丝刀哐啷散落一地。

男人用未被控制的那只手抓起一把螺丝刀，向查理苏刺去。

查理苏闪身避过，膝盖顶住男人的背部，将他按在地上。男人口中发出带着恨意的怒吼，却移动不了分毫。

查理苏:

你要找的医生，他们只是按照医院的规章做事。

你把他们杀了，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

男人:

他们按照医院的规章办事，但他们对DEA的副作用就一点也不知道吗！

旁白:

黑暗的工具间里，一时间只余或轻或重的呼吸。我看到查理苏的脸上浮现出压抑的苦涩。

咔——清脆的关节断裂声响起，男人痛苦地大叫。他竟拧断了自己受制的手腕！

查理苏的力道有一瞬间松懈，对方没放过这个机会，从怀里掏出刀子，不顾一切地朝他冲了过去。

我:

查理苏！

旁白:

啪嗒——刀鞘被男人甩落在地，露出的却不是锋利的刀尖，而是四下飞散的金属粉末。

男人受众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刀柄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。

男人:

你、你什么时候……

查理苏:

在你威胁我的时候，否则我不会放你走。

旁白:

我忽然想起，查理苏再次回到车厢，和男人交谈时，曾看似无意地指向他手中的刀。

原来那个时候，他就已经想好了要采取的一切措施。

刀子被破坏，男人像被瞬间抽掉了筋骨，茫然地环顾着四周，向电梯的方向走去，口中喃喃着“回家”。

我触摸他的衣角，已不再能感受到激烈的情绪。我与查理苏对视了一眼，没有叫警察。

我们走进烧伤科办公室，坐下来，两个人彼此都没有说话，只是坐着。

我仔细地看着查理苏，看他身上是否有伤口，幸好，只是一些擦伤。

门口传来一阵脚步，付医生踏入帮手。他看起来很疲惫，取了本病例就要离开。

只是在即将走出门时，他突然转过身，询问查理苏，药物重审的申请有没有交。

查理苏:

交了。

旁白:

付医生似乎为这个答案感到高兴极了，他微微点头，嘴角有一丝难得的笑意，然后离开了办公室。

我知道，查理苏故意没有将前因后果叙说完整，他不想拉别人趟这池浑水。

我:

但原因不说，申请书被退回来的事，也不能说吗？说不定付医生……

旁白:

话刚出口，我意识到自己好像说漏嘴了，查理苏微微眯起眼睛。

查理苏:

你到底看了我多少秘密？

我:

就一点点……

怎么，你有其他事瞒着我？这么不想让我看？

查理苏:

我在你面前是有形象的，全被你看光了，那还怎么制造点惊喜之类的？

我:

我又没办法控制天赋嘛，那以后我尽量不说出来。

查理苏:

早晚有一天底裤都被你看光了。

我:

谁要看你底裤了，污蔑我！

旁白:

查理苏似乎被逗乐了，重重的揽过我。

查理苏:

所以我在你面前，算不算一览无遗？

旁白:

我侧过头，看向查理苏的眼底。

他的眼睛颜色就像是遥远宇宙里的星云，有种摄人心魄的瑰丽，却又偏偏那么透明，盛得下完完整整的我的样子。

我:

其实不用天赋，你也很容易看明白的。

旁白:

查理苏歪过头，笑了笑。

查理苏:

怎么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话？

我:

我是说你心很纯净，就像你的眼睛一样。

还是说你更希望做个感情骗子，我怎么都看不懂的那种？

旁白:

查理苏凑过来，几乎要与我额头相贴，像是要让我更清楚地看那双眼睛。

查理苏:

看来今天这伤，伤得真值。

我:

你少花言巧语。

查理苏:

什么花言巧语，冤枉我了啊，都是真心话，你感受感受。

旁白:

这一下，他的额头真的贴了上来，带着薄薄的一点汗，是令人安心的温度。

直到这时，我才真正愿意去思考刚才发生的一切，去思考男人的所作所为，查理苏似乎看透了我心中所想。

查理苏:

他其实不相信我们。

旁白:

我点了点头，那么多人里，相信我们的才是少数。

我:

他担心我们到最后也会放弃，或者从一开始就是抱着玩票的心态。

他觉得我们无法理解他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你知道吗？我做这一切，不仅仅是为了他们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

旁白:

我怔了一下，查理苏的语气与平时不同。

少了些冷静自持，多了些火焰一样的东西。

查理苏:

我看不惯他们定下的狗屁规则，看不惯他们让无数人死了，手上却一滴血也不沾。

我可以杀了他们，一点也不难。然后他们变成受害者，我变成杀人犯。

那滋味我已经尝过一遍了，不好受。

现在，我只想看到他们掉下来，被自己亲手套在无数人颈上的绳圈勒死。

想到那个场景，我会感到兴奋。

旁白:

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，仿佛因为说出这段话感到眩晕了，又仿佛因此释怀了什么。

查理苏:

所以我不会半途而废。

旁白:

夜色渐沉，我与查理沿着无人的小径步向停车场。

路灯稀疏的光勉强照亮了四周，我们的身影时而交叠，时而分隔。

查理苏拽了拽我的袖子。

查理苏:

看我。

旁白:

他比了一个小狗的手影。袖子上因为打斗的缘故，垂下来一条布料，就像是一条耷拉下来的尾巴。

我把他的袖口扎起来，这下子，小狗有了条精神的尾巴。

查理苏:

还好有你，我最喜欢的衬衫没有彻底报废。

我:

你是从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想法？从孙泰中那件事之后吗？

旁白:

我还是问出了口，他刚才的那些话语早已被夜风吹散了，只在我心里久久回荡。

查理苏停在灯下，面庞被错综的光影笼罩，看起来距离我很遥远。

查理苏:

如果我从很早以前就有了这种想法呢？

我:

很早以前？

查理苏:

很早很早以前，从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开始。

并没有什么高尚的目的，只是破坏那些看不顺眼的规则，会让我觉得快乐。

到现在也是一样。

旁白:

他打了个响指，一片缓缓飘落的树叶又打着卷地飞向空中。

我:

所以说……你是那种老师要求你把校规抄一百遍，但你绝对不会照做的小孩？

旁白:

我一口气说完这句话，查理苏愣了一下。

查理苏:

当然，我绝对不抄。

旁白:

我想象着一个倔头倔脑，偏偏又有许多道理的小男孩。

我:

没想到你小时候那么可爱。

旁白:

可爱？他重复了一遍我的话，像是感到不可思议。

查理苏:

看起来正义的行为只是在满足私欲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，不幻灭吗？

旁白:

他很少说这样的话，很少认认真真地将自己的不确信暴露在我眼前，也很少像这样，坦诚到像是要自暴自弃。

我莫名的有些恼火，也许是因为感到不被信任。

我:

你以为我想象中的你是什么人？

旁白:

查理苏想了想，掰着手指，一一清点。

查理苏:

帅气、多金、宠辱不惊、充满正义感。完美男友的人选。

旁白:

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他，将他的手指一个个又蜷了回去。

我:

多金？难道不是个借住我家还蹭饭的穷光蛋吗？

看个恐怖片都要捂住眼睛，宠辱不惊？

还有充满正义感，你是不是忘了蒙着我的眼睛把我带上飞机的事情了。

旁白:

到最后还剩下一根手指，查理苏笑了，用这根手指戳了戳我的脸。

查理苏:

什么都否认就是不否认帅气，终于承认了吧，你就是被我的脸迷倒了。

说实话，我住在你家能天天看到，有没有偷偷开心？

旁白:

一下子又变得那么高兴，我有些哭笑不得。

我:

闭嘴吧你。再说一句就早一天还钱。

查理苏:

好好好，我不拆穿。

旁白:

话题在插科打诨中渐渐偏离，并且再也没有回去。

有一瞬间，我感到他是有些后悔了，后悔说出那些话，后悔表现出那样的自己。

很可惜，我已经忘不掉了。

走到停车场前，查理苏像往常一样晃了晃手里的钥匙。

查理苏:

我去开车。

旁白:

我点了点头，这次他停的车位很窄，我站在入口处，等他把车子开出来。

引擎声响起，他的跑车拐过一个弯，就要在我面前停下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记尖锐的打滑声响起，车子失控般地向我这边漂移！

下一秒，车头硬生生改变了方向，撞在一边的路桩上。

我的心脏狂跳，凭借本能地跑过去，用力拉开车门，好在车门并没有因为撞击而变形。

驾驶座的位置，查理苏陷在一团安全气囊里，握着方向盘的骨节泛着白。听到门响，他侧过脸来，同样本能般的，朝我露出一个安抚的微笑。